

中學生文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

== 1933年

中
學
生
文
藝

中學生雜誌編輯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民國廿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藝文生學中三三九一」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五五號
電話掛號七五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雜822)

序

編完了一九三三年的中學生文藝，心頭感到十分的快慰。展開在我們面前的近百篇作品，在內容和文字方面，都足以使人滿意，雖然小的忽略的地方也是不能免的。就大體上說，許多作品已經顯示了較前的進步。時代環境的激動，作者本身的努力，都可以說是這些進步的原因。

利用自己生活的實感以充實作品的內容，把深刻的觀念來代替浮淺的感覺，這些常常被用以勉勵青年作者的話，在本年的許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是做到相當的地步了。有許多故事讀起來是很使人感動的，不是根據於生活的實感及得力於深刻的觀察，便不能寫得這樣的親切。希望大家能順着這方面再努力前去。

關於本集投稿者的地方的分配，這裏要略說一說。我們所感到的是投稿者以沿海的省分居多，內部的省分較少，男生居多，女生較少。或者這是由於我國中學校的地方分配和男女中學生的人數比例的關係。但是我們總希望各方面的比例能再接近些，因為青年的創作慾的旺盛到底是一樣的。如果各地中學校的教師能鼓勵學生多多寫作，幫助我們補救這種情形，那我們將感激不盡了。

爲了篇幅的關係，有許多作品沒有刊登出來，我們在這裏謹向作者諸君表示歉意。

最後，祝作者諸君進步！

目次

流散	禹平	一
沒有父親的老祖父	大珂	二
一封未署名的信	尹玉銘	六
輟學	文剛	二〇
兩天	佟天真	二四
林俊之死	陳也之	三〇
畢業	陸合丰	三六
叛徒	朱聲揚	四二
乞兒	遠毓榮	四八
秋收	胡盧	五四
蠶	苡蒂	六〇
友情	尹鏡巖	六六
祖母	尹玉銘	七二

回憶中的幾幅殘跡	王婉容	〇
蟋蟀的悲劇	余其華	〇
鞭策	吉敏	〇
書	陳特夫	〇
山邊的幼桐	陳特夫	〇
夕陽	姚愼機	〇
黃昏	絲心	〇
小學生活的回憶	黃富毅	〇
在中學校	振振	〇
文憑	范國梅	〇
恩斯美先生	高琪	〇
教師的二型	碧星	〇
體育課	代蘿	〇
畢業以後	淺白	〇
雨天的故事	談鎬生	〇
雨天	小英	〇

雨·····	易夢虹	一五九
春天的早晨·····	高琪	一四二
傷兵·····	奚惠英	一四四
一個兵士的自述·····	鋼夫	一四五
獄中朋友的信·····	霽雲	一四六
獻給摯友蒼·····	殷霞	一五三
一封關於失學的信·····	林華森	一五五
薔薇的刺·····	湘君	一五九
我的幼年·····	段龍田	一六二
觸發·····	薛寅	一六五
旅杭雜記·····	李斯人	一六六
春季旅行留痕·····	彼岸	一七五
明陵游記·····	楚振元	一八二
無錫崇安寺·····	霽雲	一八六
西山游記·····	大蛋	一九一
游痕·····	張仲純	一九二

前途.....	張仲純	一九四
重九前三日.....	李漁舟	一九五
東亞毛呢紡織廠參觀記.....	宏詞	一九九
楓橋畔的華盛紙板廠.....	吳贊廷	二〇〇
燕子的話.....	嵇振飛	二〇四
風箏.....	單稼書	二〇八
淒風苦雨的秋夜.....	尹先榮	二一一
當.....	赤炎	二二二
動搖.....	畢師萬	二二七
農村黃昏曲.....	張明南	二二九
周二嫂子.....	紀書	二三三
八斤团.....	潘乃斌	二三八
小乞丐.....	絲心	二三〇
葛迺春.....	黎岑	二三五
開除.....	朱煙影	二三七
返鄉記.....	陳昌吉	二四三

還鄉瑣記·····	沈 謙	二四五
投考的早晨·····	朱鍾澤	二四六
日記之斷片·····	李源富	二五〇
奔喪日記·····	蒙 子	二五四
寒假雜記·····	許爲通	二六一
出了地獄·····	子 規	二六三
喜兒姑娘的一生·····	爲 剛	二七一
就業·····	明 子	二八一
學徒·····	周邦霖	二八五
練習生·····	陳長春	二八九
這是誰的罪過·····	徐聽聽	二九一
臨死前的一封信·····	時 鳴	二九五
我的父親·····	鍾森材	三〇二
這一學期·····	鍾雄材	三〇四
送朋友從軍·····	鍾雄材	三〇七
給哥哥·····	正 芽	三〇八

出獄者之歌·····	正芽	三〇九
夢·····	正芽	三〇
打禾曲·····	韻秋	三一
秋之曲·····	余其華	三四
勝利之歌·····	孫家驥	三四
給奴隸們·····	孫家驥	三五
我的家·····	唐英偉	三六
霞飛路上·····	蔣曉光	三六
謹獻於芳姑娘之前·····	夏仁麟	三七
青春的懺悔·····	冰輪	三八
午夜時分·····	林清遠	三九
小詩五首·····	王天佑	三〇
向何處去·····	袁亦偉	三一

流散

北平匯文學校 禹 平

一

葉伯穎獨自呆坐着出神，望一望書架上散堆着的些書籍，歪歪斜斜的零亂不堪入目。地板上星羅棋佈的紙屑和花生皮，一星期不曾整理過的牀鋪，俱都像曉曉不休的向人揭穿他們這位主人的陰私。潮也似的心境，激起了層層的浪花，「啊！我的生活竟陷於這樣狼狽！」可怕的憧憬擡上心頭，頹廢，墮落……一切齟齬卑劣的灰影，都灼灼的映演在目前。學業，友愛，家庭……許多難題又都乘機襲人。數日來窮思苦慮的侵擾，疲憊的腦海，好似一盞乾涸了的油燈。雖然燈心仍掙扎着放出悠悠的火苗，但實際上已經是晦黯無光。不想，找老林談談去吧！

葉伯穎拖着兩隻脚，好容易一步三寸的捱到門口，推門走進來的不多不少正是林瀾，兩道濃眉，一雙炯炯發光的慧眼，直釘在愁容滿面的伯穎身上。他眉頭微蹙，轉而又做了個鬼臉，似嘲笑的說道：「你看！看你這間貴屋，真的做了W.C.飯店！」

伯穎無意識的一笑，退坐在自己原來的坐位。

林瀾斜身躺在靠近伯穎的牀上。

「你若不是儘管這樣的忐忑不安，還是回家的好。你想我們花費了父兄的血汗金錢，原為換點知

識。像你這近一星期不脛不恥的樣子，真是無味。我很知道你的困難；但是我們男子漢應當拿出斬釘截鐵的剛強志氣，打破一切的難關，穿出層層的羅網。不要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的遇着點事兒，總是拖泥帶水的纏不清。你看我們處在這樣危險的境地，牽惹得父母朝夕掛慮。若是安心的讀點書，還算值得。若像閣下成天價沒有一絲的活潑氣，輾轉牀褥過着機械式的生活，何不乾脆收拾行李回家，死心塌地的讀點課外的書呢！」林瀾睥睨着沈默不語的伯穎，臉蛋兒浮出一層紅潤的玫瑰花，這也是他說的太快和太興奮激昂了的原故。

「你說的何嘗不對！」伯穎和林瀾原是無話不說的朋友，在伯穎已經跌入憂鬱的海的現在，他只希望林瀾來安慰他，體貼他，甚至撫摸着，他都會像小孩子似的領受着。他決想不到林瀾這樣的直言指摘他，在伯穎看來，這完全是林瀾不了解他，所以他的答話滿含着反抗的成分。這自然是葉伯穎的錯誤。在他似乎省悟過來之後，也就躁釋矜平接續着說：「我的難題太多嘍！第一，我現在回家，暑期前決難返校，若一直的荒廢這一個半月。按着校例，來季無疑的是留級。這豈不是當前的障壁，最堪顧慮的難關嗎？第二，我們半年來互相策勵着努力前進，我的魂靈，整個的寄託在我們的情感，的樂園中。我的存在，總是覺得有無限的希望，使我終日熱心的快樂的追求。雖然所謂『希望』兩字是那樣的縹緲，啊！我真怕，怕這最近的將來，我們真會分散起來。慘黯，幻滅，怎樣的一幕慘劇在進行着。我現在除卻摸一摸我整個的肉體確乎存在着之外，幾乎不相信有我這個人，生在這樣的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中。我的理智已不能約束我自己。平常說遇事要用冷靜的頭腦，精密的審察。現在才知道談何容

易」伯穎唏噓慨嘆，顯示着無限的煩惱。

「人都是這個樣子，站乾岸兒說風涼話比誰都來的輕妙。事情攤在自己的份兒上就是『當局者迷』了。不過，伯穎你也太迷了。也許是你的好勝心過強。家裏三番五次的來電報催促回家，你還顧戀什麼呢？」林瀾站起身來想走。

「那裏去？」

「到操場繞一圈。」

「一同去！」伯穎懶懶的跟着林瀾走出。

李毓雲迎面踉蹌走來，手裏提着個紙包。紅紅綠綠的商標，老遠一望就知道是中原公司的貨包。見了伯穎，操着他那聒耳的天津腔：「喂！告訴你，你要回家呀，就早早的走哇。現在東單，西單，王府井大街……堆了好些個沙土袋，眼看就是第二個上海噲！」毓雲咻咻的故意裝做慌慌張張的神色。

「誰說？」林瀾用了輕蔑的眼色看着這位頗不爲人所重的天津人。

「我親眼見的呀！」李毓雲表示讓步，但仍不肯示弱。

「走，我們看一看去！」伯穎挽着林瀾一溜烟似的走出校門。

黑夜吞沒了一切，操場旁邊一行一行的垂楊柳悠悠然的隨風動蕩。嫵娜輕盈的姿態，在黑暗中模模糊糊的尚可依稀的辨識。巍巍的樓房，矗立在一團黑漆死靜的周氛裏。遠處宿舍裏透出的燈光，幾隻狗伸長了脖子向着黑暗的地方神祕的狂吠。二樓東北角的一間，在燈光照耀之下，幾個青年熱

烈的談論着劇變的時局。主要人物李慕韓、葉伯穎、林瀾等。不但日間李毓雲的報告證實，並且還有人從各處聽了各色各樣的可怕的消息。謠言的流散，雖有的地方人人都知道不可靠，但也同樣有嚇人的效驗。街市上滿城風雨，行人掛着的恐慌的臉色，和校內某某長的兒子某某的姪子被自用汽車接走的事實，像電影似的不住的在腦海裏換演着。當電燈受了鐘聲的支配熄滅後，這個會議也隨之宣告閉會。一枕黑甜，不多的時候，都沈沈的入睡了。只有幾個考畢業的同學在通宵達旦的招待室的燈光下低首靜靜的看書。

「達……」的機槍聲，很有節律的響起來。睡夢中醒來的同學，個個都覺察了是天空的飛機。

「日本飛機喇！」一個同學站在樓窗口大聲的喊，「槍聲是高射機關。」

樓梯一陣山響，操場裏跑的，樓後大院子裏跑的，各人的臉上都浮現着似驚慌而又滿意的神情。太陽披着紅衫步出的時候，飛機冒着白烟走了。

上課之前，操場上圍攏着一堆堆的人，新聞的醞釀，經過造謠專家的增訂，更新奇動人，北城某處炸彈落於水甕中未響，西城某處遭機槍掃射斷屋瓦數片，諸如此類，等等皆是。學校自治會的佈告牌，不知什麼時候也貼上了張鮮紅的日本紙的大佈告，幾個龍飛鳳舞的中國字，墨色尚未乾。

「本日下午四時開特別緊急大會，要事待商，屆時望各班代表出席是荷。學生會」

上課鐘敲過了，一切照舊的進行着。

「嘿！回家不！」

「走哇！」

「你等一兩天不成嗎？」

老師若無所睹的裝製作啞，一天紛紛擾擾的度過。

葉伯穎林瀾出席代表會，半個鐘頭過去了，還只是最初跑進來的幾個人。主席咧開了小嘴慘笑：「沒辦法！沒辦法！」伯穎滿心想從代表會得些安慰，結果仍是失望。

伯穎走出課室，看到一輛一輛的洋車滿載着行李拉出校門。

一一

天空陰雲密佈，一陣陣的雨，接續不斷的降落，陰暗、灰晦，令人呼吸不到一口適意的空氣。

林瀾昨夜得了伯穎回家的確信。一夜輾轉反側的不得好睡，心裏空空的若有所失，一種不快的感覺使他對一切都感到厭倦，無味。第二天早早的起來，拿着本書，很想靜靜的讀一讀，暫時驅走了惡魔的紛擾。書裏的字一個一個的射進眼簾，一行一行的閱過，待到翻過兩三頁之後，卻又茫然。伯穎走，慕韓也得走，真的都走了，我自己不知要如何的煩膩鬱悶呢！沙漠般的寂冷荒寒的生活，印上他的心頭，使他深深的感到失望。未來的生活，他簡直不敢往下揣想。

林瀾悽惘的走到慕韓房裏。

慕韓方才起身。手裏捧着本書，士氣如虹的正在閱讀，在往時林瀾最願偷偷地賞鑒他的幽靜美。

但現在這再也不會引起他的興趣。

「伯穎明天走。你何不搭個伴就和他一同走吧！」林瀾進門就這樣說。

「啊！我打算考完數學再規定。」慕韓一邊微笑一邊說。

「我真佩服你的精神！」林瀾一向羨慕慕韓讀書的精神。本來嗎？李慕韓讀書的本領，的確惹人羨愛。不論怎樣熱鬧的球賽，怎樣撩人興致的事件，在慕韓功課未處理清楚的時候，不會惹起他的熱心的。並且在沒人纏擾他的時候，他能整天的捧着本書，不會生厭，他對分數的淡然態度，尤為同學們所推崇。

林瀾送走了葉伯穎，由車站回來，已是黃昏時分。宿舍裏燈光較平常特別昏暗，慘淡的景況畢露，留聲機，胡琴雖仍是吱吱拉拉的響着，但較之往昔盛況卻大不相同。輕易不易聽到的凡啞林，也一聲兩聲的奏出那淒惻哀怨的腔調，林瀾對於這一切都像罔聞無覩。他只是倦倦的臥在牀上，無目的地追求他的心之所安的往事，冀慰他空虛縹緲的心境。一個峭立的障壁，影着那快樂的園地，使他不得不仍歸到他所不願想到的事。

「我們不要忘記了這次的慘別啊！我們的仇敵是日本，尤其是我，失卻了愉快的美滿的學校生活，荒廢了青春有限的光陰，都是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者。看啊！扶老攜幼的難民……十年後的我們，應牢記着此刻啊！」這話是伯穎在車站噙著淚說的。那時他的神情，簡直像個徬徨歧途，失掉了母親的羔羊。他從新想起和伯穎認識的經過，一年來他的變幻簡直是判若兩人，剛毅、果決、勇敢、犧牲，那一

個不是如此的嘉許我們的伯穎。現在他竟會這樣的脆弱萎靡。步步踏上走向墳墓的途徑。最不可思議的就是他的父母，將兒子造成了這樣的田地，還是儘管來信干涉他的自由。看來中國青年的桎梏太多了。但是常聽伯穎訴說他哥哥被軍閥慘斃的慘狀，卻也夠使家長寒心的！血淋淋的人頭，慘刑下殘斃的志士，革命，犧牲，鮮血，骷髏，胚胎出一批新官僚再來坑殺青年……

「在屋呢！」陸仁龕嘻嘻的走進來。

林瀾睜開兩眼惺忪不定，默無一語。

「慕韓明天走！」

「啊！」

「今天送伯穎到車站人多不多？」仁龕搭趣着問：

「多的很！那樣的景況，我實是創見，男女老幼，進到車箱裏有縫就鑽。亡國，真的亡了國也不至於此的狼狽呀！」

「哼！我也不想走，我確也無處可走。」仁龕似乎想起自己異地飄零的苦狀，勉強做出個難堪的笑臉。說話間雖是故意帶出些幽默的聲韻，終掩不住他內心的哀怨。

林瀾對這位平日頗不願親近的同學，這時也有些愛憐。「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亡國的滋味他似乎從這位無家可歸的青年領略到。他注視着低首緘默不語的陸仁龕和往時嘻笑的常態相對照，不覺慚然，他不願使空氣變化得更悲觀，也可說是他不願使他眼前這位活潑青年嘗受到更深刻的